

資治通鑑

冊
齒

書 卷 之 一

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

起屠維作噩盡昭陽赤奮若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貝州在魏

州北一百一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

之往也一作屯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中道

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

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奔鎮州李載義奏

攻滄州長蘆拔之

滄州治青池縣九域志長蘆鎮屬清池

甲辰昭義奏元

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洛州 二月橫

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帥讀日率

進攻德州

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一百三十里

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

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

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爲壁州刺

史

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理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爲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

里十二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

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石

雄旣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

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

免死長流白州

爲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二年析合浦縣地置傳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

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傳白江爲名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

羅城外城也

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

同捷與祐書請降

降戶江翻

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

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

之矣

好呼到翻惡烏露翻

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

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

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

將陵漢安德縣地隋

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縣唐屬德州

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

篡初患翻奪也

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

章事

考異曰實錄作庚寅誤

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

初上

元帥討同捷至是三年

而柏耆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

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

循州古龍川地隋置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

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

指揮彈壓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

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者以三百騎馳入滄
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
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者循州司戶參
軍蓋者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黜
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綾絹故也

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

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

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効順爲

達章表

爲于偽翻

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

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

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

分相

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

澶時連翻

初李祐聞柏

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

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

納景州

考異曰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平庭湊懼而復進之也

又奏元

志紹自縊

縊於賜翻又一計翻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

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

館陶在魏州北四十

五憲誠竭府庫以治行治直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

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

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

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

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按進滔結王庭

湊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

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為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忽事者諭之曰害

白黑既分善惡無誤會眾顯戮共棄咸悅公於是素晝夜兼行趣

淺口九域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鎮趣七喻翻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弃之直重

用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李聽本鎮滑州河北久

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

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檀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

餘喪息浪翻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

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侑

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

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先悉薦翻仰牛向翻至

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

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史言方鎮得其人則可轉荒殘為富貴王庭湊

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

爵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

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

同平章事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

衣紗縠綾羅衣於既翻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

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處昌呂翻著陟略翻劉昫曰武

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

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純為頭巾平頭巾子相

做為雅製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宮樣巾迄于今服之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處仁尚穆宗女新豐

主公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

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惡烏露翻故出

之 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爲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

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

載皇甫鎛皆奸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

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一月甲午上祀圓丘赦天下

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纖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

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

舊相文雅自高杜元穎長慶初相穆宗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

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

以自給鈔楚交翻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

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顛謀大舉入寇嵯顛弒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

嵯才何翻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顛兵至邊城一無

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鄉讀曰嚮襲陷雋戎二州甲辰元

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邛渠容翻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詔發東川興元荆南

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

兵繼之以王智興為忠武節度使智興自徐徙陳己酉

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

事嵯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域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庚戌

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寇及

子城元穎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

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

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

入梓州西川東川節度治梓州釗兵寡弱不能戰釗上當更有郭字蜀本正如此

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

之耳與釗修好而退

好呼到翻

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

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

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塞悉

翻則

嵯顛自爲軍殿

殿丁練翻

及大度水嵯顛謂蜀人曰此

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

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

埒龍輒翻等也

嵯顛遣使上表稱

蠻比修職貢

比毗至翻

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

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

帥所類翻

誅之

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

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

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顛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戊子

立子永爲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

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

之黨排擠也稍稍逐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

西道發兵救之事見上年興元兵少山南西道節度治興元府節度使李

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興元兵有

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

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怏於兩翻往辭監

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

大譟掠庫兵趨使牙惡烏露翻趣七喻翻節度使所居爲使宅治事之所爲使牙使疏吏翻絳

方與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縋馳偽翻絳

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

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

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

家

考異曰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陣或

言絳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麥以賞衆皆怏怏而退出壘門衆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己與絳爲隙久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戊午叔元奏絳收

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尙書右丞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三月乙亥

朔以刑部尙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

貢及互市

先悉薦翻

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

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

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

勞力到翻

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

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陁北沙

陀素驍勇

沙陀保神武川在陁嶺之北陁音刑

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

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

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

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

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會慈由翻長知兩翻邪讀曰耶當耶浪翻福

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

之見賢遍翻遺唯季翻執宜感恩為之盡力偽為千塞下舊有廢府

十一舊書作廢柵當從之蓋考之唐志雲朔塞下無十一府也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

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雜虜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

溫造行至褒城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遇興元都將

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

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

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

來前既勞問勞力到翻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

合唱殺圍既合唱聲曰殺眾應聲而進殺之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

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

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

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

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

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

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羯居列翻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

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異曰寶曆二年

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時方

遷司徒實錄先云司徒裴度誤也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疾損猶言上疾減也

患宦者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

尉王守澄尤專橫橫戶孟翻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

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欲以漸去其威權偏上者

逼音

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尙書右丞

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文宗爲負宋申錫矣爲申錫貶逐張本

初裴度征淮西

謂元和討吳元濟時也

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

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西川節度

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

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

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

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

無所間

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踰西山則西達吐蕃間古竟翻

訪以山川城邑道路

險易廣狹遠近

易以歧翻

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

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

塞悉則翻下同斷音短

或無

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

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

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見二百一十四卷張朮之逐

張延賞見二百一十九卷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

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

人怙懼怙許拱翻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

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

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脆此芮翻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

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

邠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

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

募得二百餘人復扶又翻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

聞一夫當關之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前人所言蜀之險也以爲清溪可塞